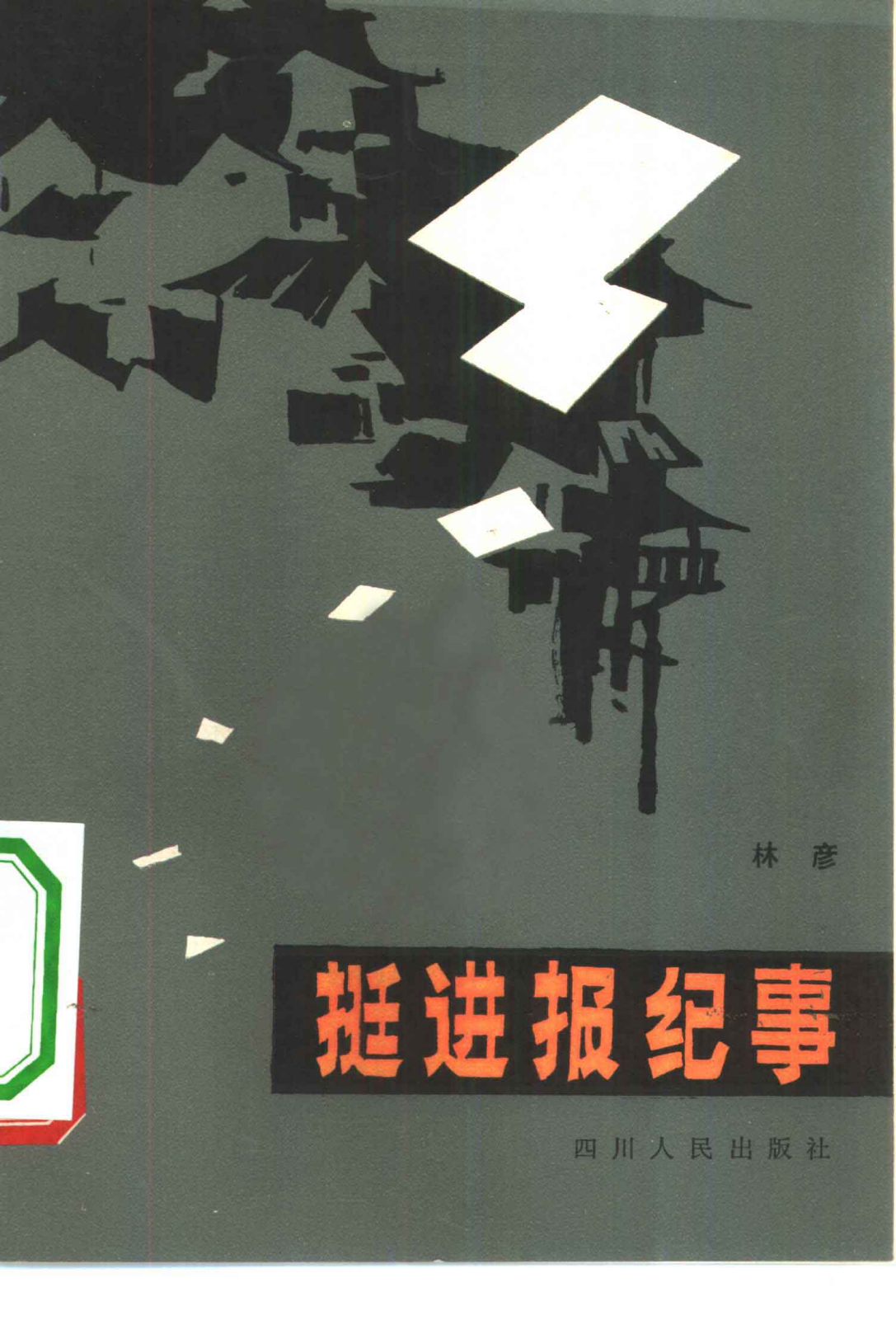




林 彦

挺进报纪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

挺进报纪事

林彦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房子固

张 健

封面设计：牟 桓

挺进报纪事

林 彦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88 千
1982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100 册

书号：11118·102

定价：0.37 元

目 录

从一九四七年说起

一个秘密的战场·····	1
上面派人来啦·····	4
第一张《挺进报》·····	9
胜利的号角响了·····	12
重新入党·····	15
为革命牺牲一切·····	18
三个“不常来的客”·····	21
大年初一·····	22
突破封锁·····	26
“攻心战”·····	28
密密麻麻的蜘蛛网·····	32
特支书记陈然·····	33
紧急关头·····	35
我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36

仓卒之间·····	38
一封奇怪的信·····	40
别了,《挺进报》!·····	42
暴风雨·····	46
老古离开了家·····	50
多亏这个小宝贝·····	54
一个小学徒·····	57
“我们处长有请”·····	61
煮熟了的鸭子飞了·····	64
三十岁的“成老板”·····	68
不知名者的问候·····	70
原来早已认识·····	71
动身之前·····	72
深夜的电报·····	75
不速之客·····	77
他们到哪里去了·····	81
最后的时刻·····	83
后死者的纪念·····	89

在血泊中前进

《挺进报》的复活·····	99
从蒲草田开始·····	100
两姐妹·····	101
戏剧工作者程谦谋·····	105

在“圣诞节”那天·····	108
最后一期《挺进报》·····	109
他没有虚度年华·····	110
短短的结语·····	111

最后六个月

前赴后继·····	113
关键在于收音机·····	115
在长寿乡下·····	118
闯关·····	121
开辟据点·····	126
突击检查·····	128
一个铺盖卷·····	131
隐蔽待命·····	135
又一个铺盖卷·····	136
还是一个铺盖卷·····	140
再一个短短的结语·····	142
 后 记·····	 143

从一九四七年说起

一个秘密的战场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是个严酷而又寒冷的春天。重重的阴云，不仅密布在山城重庆的上空，而且象铅块似的，紧压在人们的心头，使人感到窒息，感到气闷。对于编印《彷徨》杂志的几个青年人来说，由于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的突然被迫撤离，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

《彷徨》杂志是个公开出版的刊物，社址在枣子岚垭七十六号。它以小职员、小店员、失学和失业青年作为主要的读者对象，谈论青年的切身问题。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开始筹办，一九四七年元旦正式创刊。为了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它采取了“灰皮红心”的形式，深入到广泛的社会青年中间，藉以发展和积聚革命力量。它是在《新华日报》有关负责

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进行工作的。

二月二十八日清晨,《新华日报》迟迟没见出刊。开初,人们还以为又是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扣押。但不久,就陆续传来了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被反动军警包围,限期撤退延安的消息。

这一天,编印《彷徨》杂志的几个人纷纷来到了编辑部。陈然家住南岸,闻讯后也赶来了。他担负着杂志的通联工作,主要任务是和广大读者保持联系,答复“读者信箱”的来信,负责到邮局去开信箱取信,到《新华日报》取稿。两天以前,他到报馆去取稿件时,联系人就曾告诉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正准备进攻延安,形势可能紧张,希望杂志社的同志作好应变准备。不料仅仅隔了两天,事变就突然发生了!杂志社的同志们为此专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付眼前这一形势。会上,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愤。认为:敌人越疯狂,黑暗也就快到尽头了。一致决定:《彷徨》应当继续出版。

陈然是喜欢诗的,他带着微笑,随口吟诵起来:黑暗既已来到,曙光也就不远了。他说:“我们尽管暂时失去了党的领导,但我们可以按照原来的宗旨,继续战斗下去。我相信,重庆还会有党的地下组织,我们可以主动地去找党。”这次紧急会议在斗志昂扬的气氛中结束了。

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离重庆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随即集中二十三万多人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于三月十九日侵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和陈诚都声嘶力竭地狂叫,要“作战到底”,并吹

嘘“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一时乌云满天，阴霾四布。捕人的警车夜夜在街头嘶叫；特务分子公然在白天拦截行人。整个山城充满了一片白色恐怖。在这严峻的考验面前，有的人动摇，有的人消沉，有的人颓唐，有的人落伍……可是，在这种时候，更有多少人，满怀着热切的希望，能尽快拨去眼前的迷雾，看见光明，看见前途——他们是多么想倾听到党的声音，倾听到战场上的真实消息呵！然而，这一切，都因《新华日报》的停刊撤离，突然隔绝了。

四月的一天，陈然兴高采烈地来到《彷徨》杂志编辑部。他用手拍拍他那胀鼓鼓的公文皮包，得意地问大家：

“你们猜猜，我这里头装的是啥？”

因为陈然原是负责到邮局开信箱取信的，所以大家猜想，准是收到了大批的读者来信。便反问他道：

“今天有这么多的信？”

“是呀，不少的信。不过其中有一封最重要的信。”陈然回答。

大家忙问：“是谁来的？”

“党来的。”

“呵，党的信！”

大家不约而同地惊讶起来。

陈然不慌不忙，笑着把皮包打开，取出一个纸卷。大家抢过一看，原来是一卷刊物，封面上印着熟悉而亲切的两个大字：

群众

“啊，《群众》周刊！”这是党组织从香港寄来的，一共十份。大家立即如饥似渴地翻看起来。

过了几天，又收到了油印的《新华社电讯稿》。从此，每隔几天，就会收到一次。这些电讯稿，有的卷成小卷，有的装在信封里，有的夹在其它报纸中间，用多种多样的办法，避开了敌人的邮检，远远地从香港传来了党的声音。看！延安东北青化砭和瓦窑堡附近消灭敌人，获得大捷；石家庄外围连克正定、娘子关、孟县等城镇，歼灭敌人三万五千余人；……这一个个的胜利消息，使大家感到兴奋，感到鼓舞。

“应当把这些消息传播出去！”这是《彷徨》杂志的同志们早就想到了的。因此，大家一致决定：在公开出版《彷徨》杂志的同时，再开辟一个秘密工作的“第二战场”。

接着，一个八开本的油印小报，很快便在“五一”节诞生了——这就是《挺进报》的前身。

上面派人来啦

这份油印小报，带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秘密地在群众中辗转传递着，有时竟又回到了编印者手中。由于这张报纸突破了敌人的新闻封锁，粉碎了敌人的欺骗宣传，传播了党的真实声音，人们脸上的阴云逐渐减少，而笑容却越来越多了。

这些效果和反应，当然使办报的几个青年人高兴。但更令人高兴的却是：党及时注意到了这张小报，并且对它十分关

怀。那是刚刚出到第二期的时候。

有一天，在《彷徨》杂志编辑部，老吴问起老苇：“你看过最近出的那个小报没有？”

“什么小报？”老苇惊讶了。

“油印的，报道解放战争消息的那个小报”。

“哦！看过。”老苇一下明白了。

“不知是哪些人搞的？”

“怎么样？”

“有人托我打听一下。”

“呵？”

“你了解吗？”

这怎么说呢？老苇在心里琢磨：老吴是一家报馆的记者，也参加了《彷徨》杂志的编辑工作。但对办秘密小报这件事情，一时还不知道。不过，他是由《新华日报》介绍来的，现在突然问起，总不是没有来由的吧。

“我想总不外乎那几个人，彼此也都认识的吧。”老苇最后这样回答。

老吴便没再问下去。

过了几天，老吴却带来一个消息：“上面”有人想和办报的人谈谈。

这日夜盼望的大事终于来到了，怎不叫这几个年青人高兴呢？！

那天，老苇特地把刘胡子等人约到“高豆花”饭店，选了一个僻静角落坐下，就低声地谈论起老吴带来的消息。

“怎么样？既是问上门来，当然只有去啰。”这是老苇的意见。

“那么，谁去呢？”有人问。

“刘胡子！”

大家推举刘胡子出面，不是没有缘由的：他年龄约三十开外，身材瘦长，光头，平时爱穿一件长衫，嘴里衔着一根叶子烟杆，加上过早蓄留的一络胡须，虽然实际年龄并不比其他几个人大多少，但俨然成了他们之间的长者。他在开明图书局担任营业主任。自从办《彷徨》杂志结识以来，大家觉得他办事老练、沉着，富有社会经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可靠。因此，诸如刊物的登记、送审等等事项，一概均由他应付料理。

“不过，现在环境恶劣，情况复杂，要我去谈，那我就得先弄清他是真牌子还是假牌子。”直到酒饭完毕，刘胡子才这么说了一句。

他原在川西工作，一九四一年来到重庆，组织关系转到南方局一个同志手里；以后又由《新华日报》一个同志联系。无论是参加青年活动、文化活动，都没有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新华日报》撤返以前，他的联系人告诉他，以后将由一个叫老万的人跟他联系。可是，这个老万究竟是啥模样，他也不知道。

因此，当他们得到新华社的电讯稿，有人提议办个秘密的油印小报时，他立即赞同了——对！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积极找党。不是吗？现在党组织已经派人来了，失散的儿女就要

回到母亲的怀抱……

一天，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来到书店，四顾无人后，方才走到柜台前面问道：

“刘主任在么？”

刘胡子应声走来：“找我有事？”

“我是老彭。”来人按约定的暗号答道。

“呵，老彭，请里面坐。”

刘胡子把来客领进自己的小房间坐定后，这才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西服，浓眉大口，三十上下，一派刚毅、倔强的神态，但坦率、大方，没有半点矜持。不待主人开口，他便自我介绍起来：

“我是代表市委来接关系的。你们的油印小报，今后改由市委来办。每期印二、三百份，全部交给我们。你看怎样？”

刘胡子象往常一样，衔着他的叶子烟杆，等对方说完，再轻轻地巴了两口，然后回答说：

“数目要多少，可以考虑。但，是不是一定要全交？”

“那么，给二百份如何。”

“太多了吧。”

“那就先给百来份。”

“好。——至于组织关系呢，是不是现在不接。”

“为什么？”对方奇怪了。

“你自己应该知道。”

三、四天后，老彭第二次找到刘胡子，又委婉地说：“把组织关系接上，有困难，市委也好解决。”

刘胡子仍然没有同意。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老彭问。

“不！我相信你是市委的。但我不能接关系。”刘胡子坚持说。

第三期的油印小报出版，刘胡子如数给了老彭一百来份。

老彭第三次找到刘胡子，同时带来了指定和他联系的人的一张条子，这才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即作出决定：将原有的油印小报命名为《挺进报》，正式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老彭负责领导。报纸的具体工作，仍由刘胡子负总责，并兼管纸张、油墨等物资的采购、供应；老苇负责编写；陈然负责印刷。同时决定由老吴负责和市委联系，传送电讯稿及市委决定发表的文件。过去的电讯稿是偶然得到的，邮递不可靠，也不经常，决定改由市委直接派人收听，定期送来。

当刘胡子把这些决定向老苇和陈然转达时，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陈然甚至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跳起踢踏舞来……

“这么说，是真牌子啰。”他想起刘胡子开头的疑虑，打趣地说。

“真牌子！真牌子！”刘胡子连忙说。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俗话说：有宝现宝，无宝过考嘛。”刘胡子淡淡一笑，眯着眼睛，使劲地巴他的叶子烟，唯独不说出他那“过考”的经过和详情来。

第一张《挺进报》

经过几天紧张、热烈的工作之后，第一期《挺进报》终于在陈然的手中印刷出版了。

七月里的一天，当负责联系工作的老吴，送来第一批电讯记录稿时，大家就在陈然的家里，由刘胡子主持，商定了各项具体工作。商议中间，老苇突然提起：

“看来还该有一个固定的报头。”

“对。”大家说。

“找谁写呢？”刘胡子巴着烟问。

“我来！”答话的是老吴，他一下站了起来：“我还会写几个隶书呢。”

“好，那就借助老吴大笔一挥。”刘胡子表示同意。

霎时间，有的磨墨，有的铺纸。只见老吴饱饱地蘸了一笔浓墨，就酣畅地写下了《挺进报》三个大字。

“好！”刘胡子首先称赞。

“看不出，老吴还真有一手！”其他的人也笑着夸奖。最后，由老苇把报头字样收藏起来，秘密地放在工作室的板壁缝里。

《挺进报》的工作室，设在陈然家里，是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经他本人主动提出、市委慎重考虑决定的。

陈然是当时中粮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这个工厂座落在南岸野猫溪，地点偏僻。厂里的一些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都陆续复员东下，只剩了七、八个工人，全靠陈

然在外接来一点机修活路，维持大家的生活。有的工人也就因此称他为“厂长”。楼下是一个小车间，楼上住的便是陈然一家。由于这里远离市区，人员单纯，搞起《挺进报》的编、刻、印工作来，显然比较稳当。

七月，正是重庆火热的季节。

这一天白天，老苇把最后一版蜡纸刻好以后，吃过晚饭不久，他就和陈然一起开始印刷了。

《挺进报》的工作室，原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就在陈然的住房旁边。房间的木板壁有许多缝隙，早被细心的陈然用一层厚纸糊住。然后关上窗户，在窗后挂上一床毯子；电灯也用黑纸作了一个灯罩。这就避免了因通宵开灯而引起人们的注意。

根据市委的要求，第一期八开四版，要印三百份。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

用油印机吗？一旦遇到敌人搜查，势必会成为嫌疑对象。陈然经过苦苦思索，决定采用一个简陋、安全的办法。这就是：用图钉把刻好的蜡纸的一方钉牢在桌上，用竹片代替油印辊子，蘸上油墨在蜡纸上刮印。印完后，扔掉竹片，烧掉蜡纸，就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了。

“我用这个办法作过试验，印刷清楚。”陈然对老苇说。

“那就开始吧。”

于是，陈然戴上手套，左手拉着蜡纸，右手拿着竹片刮印；老苇在一旁协助，印好一张，抽取一张。就这样印着，印着，……哪知才印了十几张，纸上便开始出现许多小麻

点；印到六、七十张，字迹就模糊不清，很难辨认了。四版蜡纸印完，才勉强凑足六十多份，远远没有达到市委的要求。

陈然心里很不愉快。他抹去了额上滚滚的汗珠。难过地对老苇说：“真糟糕！第一次就没完成任务！”

“没什么，再刻、再印就是。”老苇一面安慰着他，一面重新刻写蜡纸。但印的效果仍和前次一样。直到重刻三次，印了整整三个夜晚，这才凑够两百多份。

黎明时分，陈然驱散了满身疲劳，哼着歌赶到江边，轮渡还没开航。他心急如火地雇了一只小船，渡过长江，带着严肃的心情，终于把第一期《挺进报》捧到了市委负责联络的同志面前。转眼之间，第一张《挺进报》就要在读者手里出现了……

但一想到纸上出现的那些麻点，陈然便不那么十分愉快了。总感到有些歉疚，恰像一个小学生交了一份自己都不满意的试卷一样。

为什么纸上会出现麻点呢？

他皱着眉头苦思苦想。回到家里，连夜和老苇一起研究、试验。他拿着蜡纸、毛边纸、竹片，反复琢磨、分析。心想：这也许是由于蜡纸熔化所造成的吧。要真是如此，那便是由于夏天气温过高，毫无办法。但他又转念一想，这与蜡纸本身的质量是否有关呢？

第二天，陈然特意到文具店去买了各种不同牌号的蜡纸回来，经过比较，从中挑选出一种薄的作试验，果然比原来